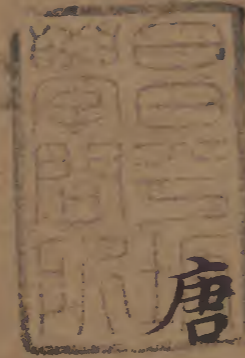


通鑑箋註

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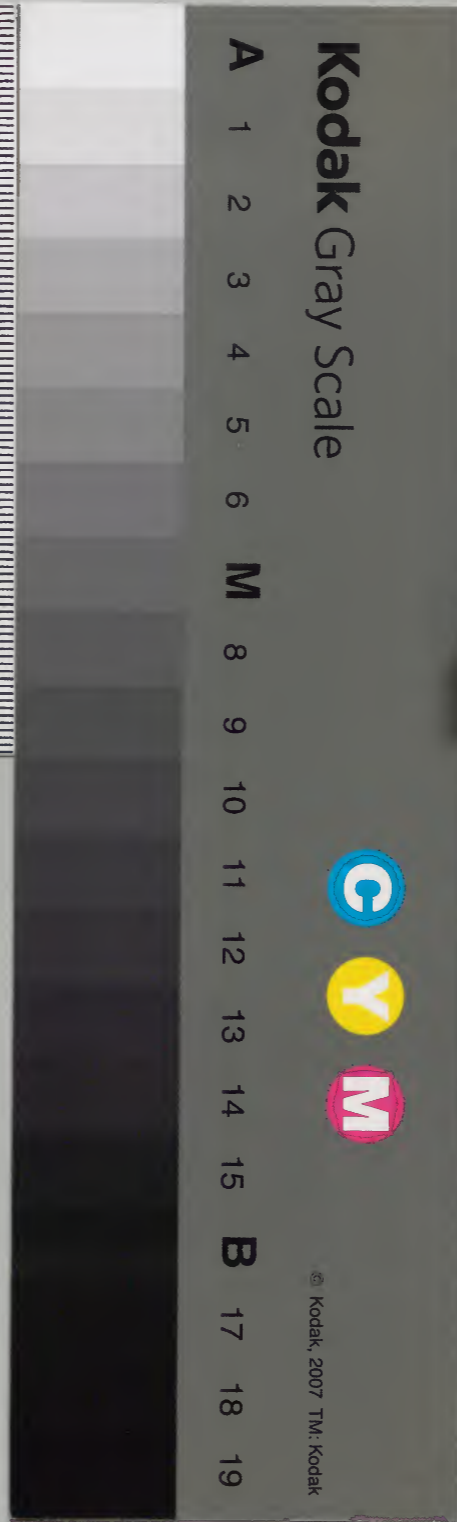


唐  
自宣宗至昭宣帝

漢書門類			
八	七	六	五
三	二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八	八	漢
四	七	七	書
函	三	一	
二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76
冊數	36	( 23 )
函號	284	8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太宗嘗以太宗所撰

金在維伸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

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

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漢草文庫

綱夏五月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

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

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

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鑑秋九月再貶李德裕為崖州司戶次年卒

綱冬十一月起居郎鄭顥以文學著稱上以愛女尚幼舊

通鑑卷之八十一 唐紀 宣宗

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  
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

綱已巳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

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奉職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

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脩撰杜

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綱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節度使初王宰入朝以貨結貴

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

宰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

休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

以直

一 汪惠悟加檢校右僕射

綱秋七月克復河湟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

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

鑑閏十一月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

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

尊謚以昭功烈

綱庚午四年秋九月貶孔温裕為柳州司馬党項為邊患

發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闕孔温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温

裕殘之子也既而殘弟子吏部侍郎温業亦求補外白敏

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陳仁錫曰  
知幾

通鑑卷之八十八 唐紀

綱辛未五年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謩入謝因言今海  
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  
重之

綱壬申六年春三月詔賜大將軍鄭光鄆縣等莊並免稅  
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  
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  
能進嘉言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綱夏六月以畢誠為邠寧節度使誠音威党項復擾邊上欲  
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  
陳方略上悅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

然奉命後

党項降之

綱甲戌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初左補闕趙璘請罷  
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  
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  
不可御也

綱二月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  
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  
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  
史所惜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  
數十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鑑秋九月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未策朕已試之矣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官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南司宰相北司宦官鑑冬十月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爲誰曰李行言行言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

竟不與盡

其名於寢殿之柱及行言除海州

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鑑乙亥九年春二月以李君奭爲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畱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

綱上聰察疆記嘗密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

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綱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塲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止塲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綱丙子十年夏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

是陛下之

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

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綱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綱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歸有光曰  
主上如此  
先難得

綱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謩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  
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  
綯所忌而出之

鑑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  
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綱秋七月流祝漢貞於天德軍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  
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  
笑豈得輒預朝政會其子坐賊流之

箋曰時又有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眾工請  
曰程負陛下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奉遊宴上曰

法曹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殺之

綱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訂義

在惠州府博羅縣西

北三十里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玉鷲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繡玳瑁洞之幽者曰金沙石白朱明黃龍朱陵黃猿水簾蝴蝶大小二石樓登之可望滄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磴伏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石柱曰鐵柱人跡罕到又有跳魚石伏虎石阿耨耨池夜樂池卓錫泉皆茲山之奇勝也  
上好神仙迎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綱戊寅十二年春正月以劉瑑同平章事瑑與崔慎由議  
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

深仁錫曰  
二說不可

相非

汪明際曰亦不可因

王夷甫遂謂流品不

置分

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狗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綱二月崔慎由罷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崔慎由勸之建儲上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綱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

郭正域曰此與桐葉封弟相似詩一詩至

論

鑑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格音閣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鑑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



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綱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微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神不論尋拜相

綱已卯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鄆王漼卽位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勅將出元元實謂曰其聖人不豫踰日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

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溫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

漼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卽位是為懿宗玄伯等伏誅

鑑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謹飭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

太宗

范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明君哉

陳仁錫曰  
史太齊蓋  
宣宗之本  
王矣

懿宗皇帝

名漼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一  
葬簡陵。○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

於茲  
決矣

鑑庚辰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浙東騷動安南都護王式討平之

綱初浙東之亂也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代鄭祗德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乃詔發諸道兵授之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惰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

何軍令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走六月擒裘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縉兵何也式曰

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綱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拾遺劉業言：德裕父子爲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宜賜哀憫。贈一官從之。

綱辛巳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棕同平章事。是時士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率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旣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謗議。誼然遂沈疇。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綱壬午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爲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綱癸未四年秋八月。以吳德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

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綱冬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初。以滈為左拾遺。劉蛻  
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專父命也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  
張雲言。滈父絢用李琢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  
賄。陷父於惡。絢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故有  
是命。

綱甲申五年春三月。彗出於婁。宿名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  
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於是編諸史策  
從之。

綱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宦官多閩  
人。宣猷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人分祭其先壟。宦官  
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救使墓戶。

綱丙戌七年冬十月。以高駉為靜海軍節度使。自李琢侵  
擾羣蠻為安南患。始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  
南。以駉為節度使。

綱丁亥八年春二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可及善為  
新聲。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  
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  
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上好音樂  
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

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鑑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眾至

十萬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克用

父之以為大同軍節度使

綱已丑十年夏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蕘以器韻

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

有杖之民怒逐之蕘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綱冬十月流陳蟠叟於愛州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

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咸一家

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

無敢言者

綱庚寅十一年夏五月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左補闕楊

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寘諸典刑豈

得羣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俗不可長宜加嚴誅

以懲來者

綱秋八月同昌公主薨

主上愛女韋保衡尚之

上痛悼不已殺醫官

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

之莫敢進乃自奏曰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

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

上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

箋曰公主謚文懿葬時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餠四十橐駝以飼體夫體蒲上本反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其聲悽惋舞者數百人發百庫雜寶爲其首飾以絕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綱九月劉瞻罷爲荆南節度使温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

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綱辛卯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曷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

綱壬辰十三年夏五月貶于琮爲韶州刺史琮爲韋保衡所譖貶官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綱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授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

綱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乃膜拜流涕

綱秋七月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

綱冬十一月貶路巖為新州刺史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於親吏邊咸郭籌軍中不安坐貶未幾賜死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之榻也咸籌皆伏誅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為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僖宗皇帝

名儼懿宗太子也以幼年為諸宦者所立  
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七葬靖陵○皆庸  
相繼禍亂相仍民愁盜起不  
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綱甲午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漑則春夏

陳仁錫曰  
從來詔令  
廢闕如此

滋榮今關東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  
少貧者磴蓬實為麵蓄槐葉為齏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  
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  
撻雖撤屋伐木僱傭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所由所屬官司  
未得至於府庫也儻不撫存實無生計乞救州縣一切停  
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綱二月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薨瞻之貶也人無賢愚  
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  
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至是鄴  
罷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為鄴鳩之也

鑑冬十一月濮州人王仙芝作亂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  
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  
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被表  
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  
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鑑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田令孜為中尉上之為普王也小  
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  
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除官不復關  
白

鑑夏五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冤句縣名故城在曹州聚



應眾之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剽掠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綱秋七月大蝗飛蝗蔽天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綱冬十月貶董禹爲郴州司馬左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聚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爲假父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訴於上遂坐貶綱丙申三年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

綱冬十月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爲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仙芝深喜黃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眾誼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

綱戊戌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時河南盜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等謀曰今天

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子勇冠三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乃殺文楚而推克用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其父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慚後以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鑑二月招討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黃巢方攻亳州屬鳳陽府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

綱南詔請和親夏五月鄭畋盧攜罷畋與攜議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冒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遂皆罷之

綱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嘗以囊貯錢自隨行施旬者每出襪褌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綱六月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西

鑑巳亥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

綱嶺南西道節度使辛儼遣使徐雲虔如南詔驃信使人

謂雲虔曰驃信夷狄天子之號貴府驃欲使驃信稱臣奉貢驃信已

遣人與唐約為兄弟不則甥舅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

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

在邊鄙今驃信欲脩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

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

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用一二黑漆板夾繫

之木夾造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文書刻字於上謂

綱秋七月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朝廷不許巢急攻廣

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

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張璘將兵五千

於柳州守險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

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守梧州

桂永四州之險不許

鑑冬十月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

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山南東

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之巢與尚讓收餘眾渡江東走轉

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綱初賊之東走也。或勸劉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畱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

綱庚子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致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籥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歸有光曰  
此是絕妙  
明語

綱三月以鄭從讜爲河東節度使。康傳主旣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崇龜崇魯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爲亂，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綱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盧攜奏以駢爲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

鑑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丁卯，黃巢陷東都，畱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壬午，賊攻潼關，關上兵皆潰。

綱初巢之渡江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必爲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已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綱冬十二月以王徽裴徹同平章事盧攜自殺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攜貶爲賓客分司而薦徽徹爲相攜仰藥死

鑑田令孜奉帝自金光門出黃巢遂入長安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畱鳳翔上曰朕不欲

窰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

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行事許之

陳仁錫曰  
慘哉十六  
宅亦非良  
法也

綱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巢將碭山朱溫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誠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併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綱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

通鑑卷之八十一 唐紀  
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集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恠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各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綱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以張濬為兵部侍郎。上在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濬教臣。上召濬拜是官。

綱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鑑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田令孜勸上幸成都。上從之。

箋曰：駕至成都。田令孜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復及蜀軍。一日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令孜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

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  
出線縫復戰令孜賜以酒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  
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  
陳敬瑄將兵攻之琪奔廣都獨聽吏一人從琪謂曰陳  
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賚吾印  
劔詣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劔擊之墜水尸隨湍流  
下矣得其印劔以獻彼必懸印劔安衆汝當獲厚賞吾  
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  
語吾家也遂解印劔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  
家。

綱以樂朋龜爲翰林學士裴徹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  
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  
爲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  
耻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  
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旣慮玷辱何憚改更  
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鑑三月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唐  
弘夫伏兵擊之賊大敗於龍尾坡斬首二萬餘級伏屍數  
十里鄭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  
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

敢復窺京西未幾鳳翔兵馬李昌元作亂敗奔行在而薨  
綱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先是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  
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韃靼嘗曰吾得罪  
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  
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  
何誰能老死沙磧邪至是沙陀友金入援乃說監軍陳景  
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  
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  
使言之詔如所請

綱夏五月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黃巢之陷長安周岌  
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  
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  
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  
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  
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  
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八人將之復光  
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

綱秋七月殺左拾遺孟昭圖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  
下事待外臣殊薄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



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  
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  
屏絕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願津聞者  
氣塞。

綱九月上。屢趨高駢討賊。駢不行。有雙雉集府舍。占者以  
爲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討黃巢。出屯東塘。  
諸將數請行。駢託風濤爲沮。竟不發。在東塘百餘日。屢詔  
趨之不行。復罷兵還府。無赴難心。但讓雉集之異耳。

綱壬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鐸以高駢  
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于再三。

言之。以鐸充都統。鐸遂以諸道兵逼長安。官軍四集。巢  
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綱秋九月。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亾。遂以華州降。冬  
十月。以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綱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  
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留後。已受黃巢  
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  
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  
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  
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

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反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卽發兵從濟而西。

鑑黃巢兵勢尚強。河中留後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彼亦有徇國之志。誠以朝旨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十一月。克用將沙陁萬七千人趣河中。

鑑癸卯三年春二月。李克用進軍乾陀。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衆大敗。三月。克用進軍渭橋。與巢軍戰于渭南。三戰

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五月。克用等日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時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綱夏六月。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犍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內。民有資糧。悉徙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犍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

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皐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

綱：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光數與之爭得失。及卒，令孜聞之甚喜。

綱：甲辰四年夏四月，黃巢兵尚疆，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犇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眾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甫，拔之。巢聞之懼，解圍而去。

鑑：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及巢於中牟，奮擊大破之。尚讓帥眾降，巢收餘眾奔兗州。

綱：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欲勒兵攻全忠。其妻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

箋曰：克用至汴，館於上源驛。全忠置酒，禮貌甚恭。克用

乘酒使氣語頗浸浸全忠不平薄暮罷酒楊彥洪密與全忠謀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知聞親兵薛志勤等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克用帥左右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渡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

鑑夏六月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口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

綱秋七月時溥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皆戮之鑑李克用至晉陽大治兵甲遣使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全忠所圍僅能自免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

綱李克用前後八表稱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

陳仁錫曰  
德州之於

潘鎮只是  
貪其賄信  
昭其畏之  
如虎矣

論旨稱吾深知卿寬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  
平時潘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  
惟方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綱八月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

綱以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  
歸以徽尹京兆招撫流散繕治宮室

綱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愨知愨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  
愨集壯士據嵯峨山數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  
疑不自安朝廷嘉之就除內常侍令孜矯詔使邠寧節度  
使王行瑜襲殺之

鑑田令孜益驕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  
左右而流涕

綱乙巳光啓元年春正月詔招撫秦宗權黃巢雖平宗權  
復熾寇掠焚剪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監  
屍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極目千  
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詔招撫之

綱三月車駕至京師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晏然不  
樂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綱秋七月殺右補闕常濬濬上疏曰陛下姑息潘鎮太甚  
是非功過駢首并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

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濬州司戶，尋賜死。

綱：八月，王緒前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緒以漳州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唯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為之請，乃捨之。至潮說其先鋒擒緒奉已。

鑑：冬十月，李克用表請誅田令孜，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一月，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官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兆尹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鑑：丙午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仲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請上幸興元，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宰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引兵追逼乘輿。

鑑：二月，車駕至興元。朱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煚權監軍國事。攻部將王行瑜斬玫，執襄王煚殺之。詔以行瑜為靜

通鑑卷之八十九  
三  
難節度使

綱夏四月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為中尉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鑑丁未三年春二月削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綱三月車駕至鳳翔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官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綱秋八月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

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僮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

焉。

鑑戊申文德元年春三月上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癸卯上崩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傑踐祚之始中外欣欣焉

歐陽修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綱夏四月以郭禹為荆南留後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時藩鎮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昭宗皇帝

名晔初名傑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及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弑壽三十八塋和陵○天祿已去民心已離雖欲救之其安能乎

鑑己酉龍紀元年朱全忠大破秦宗權

僖宗時宗權稱帝於蔡州

斬之

全忠既克蔡州兵勢益盛進全忠爵東平郡王

綱冬十一月上將祀園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袷衫侍從

袷

袷反衣裙分也

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

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

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者始服劔佩侍

祠

綱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

通鑑卷之

唐紀

昭宗

三



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  
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是日上與宰相  
言及四方反者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  
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  
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  
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  
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綱庚戌大順元年春正月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  
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相守之儒登城見建兵歎曰  
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  
出降建養以爲子

鑑夏四月詔削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  
孫揆副之會諸道兵討克用朱全忠上言克用終爲國患  
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張濬  
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嘗慮其與河朔相表裏  
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  
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上從之

綱初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致而薄復恭  
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  
以功名爲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

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綱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十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故力主其議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僣俛從之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濬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橫挑疆寇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濬發京師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復恭竊聽聞之餞濬於長樂坡屬濬酒濬辭復恭戲之曰相公仗鉞專征作態耶濬曰俟平賊還方作態耳復恭益忌之

郭正域曰  
謂語准

綱秋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初官軍至陰地關張濬使揆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擒揆及中使韓歸範獻於克用克用欲以揆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耶克用怒命鋸之不能入揆罵

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聲。

綱九月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養子嗣源擊走之。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爾衆慚而止。

箋曰。時朱全忠遣兵圍澤州。呼李罕之曰。每日聞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耶。李存孝選精騎五百至曰。我沙陀求穴者。欲得爾肉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鄧季筠亦驍將也。出鬪。被存義擒。大破汴軍。復取潞州。葛從周逃歸汴。

鑑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出陰地關。不戰而走。張濬又敗。克用上表訴寃。

綱辛亥二年春正月。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楊復恭遣人劫孔緯於長樂坡。資裝俱盡。

綱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司戶。濬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寃。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綱三月。以王師範爲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命客將挾令坐聽事。自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

不忘本也。

綱秋七月王建自稱西川後蜀王冬十月以建為西川

節度使建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材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綱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李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愠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已而復恭謀反遣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

鑑壬子景福元年夏六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先是楊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楊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綱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說王宗侃曰彭州本西川巡屬也楊晟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天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洵虜俘掠也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百姓使父子兄弟夫婦自

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建從之。民皆復業。

綱秋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若此。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隣道所無者。相與貿易。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頽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鑑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鑑冬。李存信譖李存孝。存孝懼。潛結朱全忠。以三州歸。遂賜旌節。爲邢洛滋節度使。

鑑癸丑二年春正月。以柳玘爲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玘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者惡之。故久謫於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衆皆指

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陳仁錫曰  
朝廷不斷  
以致擅殺

綱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閭外，先機恐失於殿中。綱五月，王潮取福州，自稱雷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

綱秋七月，楊行密克廬州，刺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惡其反覆，牒報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效之。

綱李茂貞恃功驕橫，上怒欲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泣諫，不聽，讓能乃畱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

綱九月，以覃王嗣周為招討使，帥兵三萬于興平，茂貞約王行瑜合兵六萬以拒之，禁軍皆望風奔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

綱李茂貞等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禁曰：與卿訣矣，是日

貶讓能梧州刺史再貶雷州司戶茂貞勒兵不解請誅讓能然後還鎮宦昭緯復從而擠之遂賜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復以茂貞鎮兩道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十五州之地綱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止門戶終為緇郎所壞緇郎胤小字也

鑑甲寅乾亨元年春二月以右散騎常侍鄭縈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縈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縈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縈吏曰特出聖意縈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縈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數月自以不合眾望遂累表致仕

陳仁錫曰  
縈亦未可  
忽也處亂  
世以恢諧  
自全耳

葉向高箋曰夫今之人孰肯自不足而愧于高官且因讓哉鄭五自知若此其過人遠矣觀其刺廬州時黃巢掠淮南州人甚恐縈移一檄而巢遂斂兵廬恃以完至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軍不持後他盜掠州終不犯鄭使君錢此其清德重望為何如哉夫能詩不以為才才當其官不以為稱得無意與譬之和扁繼庸醫作壞之

後藥不效。其人不起。則祇爲庸醫。受責。蔡不欲相。母亦謂唐事不可爲。懼異日受庸醫之責乎。未可知已。

綱夏六月。以翰林學士李谿爲相。方宣制。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問之。對曰。谿姦邪。依附宦官。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谿上表自訟。醜詆崇魯嘗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進表。慟哭正殿。爲國不祥。詔停崇魯見任。

綱秋八月。楊復恭等伏誅。李茂貞拔闔州。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于闕下。斬于獨柳。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太任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綱乙卯二年春二月。上重李谿文學。復以爲相。崔昭緯使告王行瑜曰。鄙者尚書令之命已行。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

綱三月。楊行密取濠州。得徐州人李氏子。養以爲子。其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



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鑑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

鑑六月。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討王行瑜等。上詔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綱秋七月。王行瑜約李繼鵬作亂。縱火焚宮門。煙燄蔽天。上如石門鎮。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爲招討使。討之。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車駕還京。師從之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綱冬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克用攻拔之。行瑜走入邠州。克用引兵逼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脅迫乘輿。皆茂貞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

東身歸朝。非僕所得專。行瑜挈族出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行瑜尋爲部下所殺。傳首京師。

綱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克用還晉陽。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請乘勝勢。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且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旣而私謂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掃清關庭。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鶴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兵渡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觀。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觀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綱丙辰三年夏五月。荆南將許存降于王建。建忌其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材。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已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修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後遇疆敵。諸將所憚者。宗

捨以身先之。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

鑑秋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上

從之。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齋燒俱

盡。

綱八月，韓建移檄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

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

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

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

綱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材如謝安，道士許

慶士亦薦朴有經濟材。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

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

士，不次用之。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

以朴為相。朴庸鄙，迂僻中外大驚。尋兼判戶部，凡軍旅材

賦一以委之。

綱丁巳四年春正月，韓建表請勒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

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上不得已，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

後四軍建既幽諸王於別第，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

太子，欲以解之。

綱秋八月，韓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

制於未亂。上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

陳仁錫曰：克用愛子，被殺已絕，念于朝廷，但從旁戲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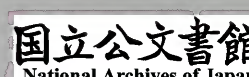
六宅諸王披髮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建盡殺之以謀反聞  
 綱九月李克用徵兵於劉仁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  
 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  
 大怒自將擊之仁恭遣其將軍可及與戰克用兵大敗仁  
 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略曰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  
 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  
 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  
 盟盤而何辭著誓

綱冬十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  
 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命審知知  
 軍府事審知自稱福建留後後為閩王

綱右拾遺張道直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陛下登極十  
 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  
 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  
 上怒貶為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鑑戊午光化元年春正月李茂貞與朱全忠皆欲發兵迎  
 天子秋八月車駕還京師

綱九月錢鏐使顧全武攻蘇州鏐討董昌為鎮海節度使後封吳王淮南署  
 刺史棄城走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人攻之城壞  
 乃降鏐責之對曰裴義不負楊公密行今力屈而降爾鏐善



其言全武亦勸宥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綱庚申三年春二月李克用大治晉陽城塹押牙劉延業  
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宣揚兵以嚴四境不當近治城塹損  
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

綱夏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搏搏明  
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  
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  
相傾搏恐其致亂從容言于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  
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  
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

搏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譖之貶搏  
崖州司戶流道弼驩州務脩愛州皆賜自盡于是胤專制  
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

郭正域曰

綱秋九月朱全忠取瀛景莫州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  
曰河東勅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  
遠水平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取之  
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鑑冬十一月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宦官益懼上自華  
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  
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偓等陰謀廢立乃引兵

突入宣化門季述進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願東宮乃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搨畫地數上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裕監國尋使卽皇帝位

歐陽修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左右前後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積漸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斯及矣使其一悟悻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不可不戒哉

綱崔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返正進士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乎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

鑑朱全忠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請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誅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中調事

綱神策指道使孫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帝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李晉說之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死鑑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孫德昭與董彥弼周承誨擒斬之崔胤乃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儼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

綱黜太子裕為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晦彥弼亦賜姓名皆以使相留宿衛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使相上寵待胤益厚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

綱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者由中官典兵乞命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於是復以宦者為中尉綱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入朝進爵岐王茂貞至京師韓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益厚朱全忠而與茂貞為仇敵矣綱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朝胤諷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將之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

安胤不從。

綱崔胤欲盡除宦官，上獨召韓偓問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鑑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反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爲他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冬十月大舉兵發大梁。綱楊行密遣兵攻杭州，擒其將顧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旣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

鑑十一月，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中尉韓全誨等陳兵殿前，劫上如鳳翔。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不得已，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車駕幸鳳翔。綱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輳，韓建重征之，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



通鑑卷之八十八  
等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勝君之  
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

綱壬戌二年春三月汴兵圍晉陽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  
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貯糧繕兵脩城利害問  
於幕府李襲吉對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霸國  
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  
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  
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  
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克用  
見封疆日感憂形于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

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

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劉夫

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劉夫人待

曹氏加厚

綱夏五月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  
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央  
忠至東渭橋

綱進錢鏐爵越王

綱以蘇檢同平章事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爲相洎謀於  
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儻出上意固

陳仁錫曰  
韓偓愛人

通鑑卷之八十八  
唐紀

四九

以德姚洎  
知道能改

陳仁錫曰  
求言不獲  
求路猶為  
近古

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  
洎乃移疾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綱秋八月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初貽範為相多受人賂  
許以官既而以母喪去位日為債家所謀故汲汲於起復  
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  
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明日班定無白麻  
可宣宦官諛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人見曰陛下命相  
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  
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是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  
貽範即視事

綱王建取興元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建  
之王宗佶等疾其功搆以飛語建召詰責之宗滌曰三蜀  
畧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  
營涕泣如喪親戚

鑑冬十月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累敗儲時已竭  
上驚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上乃召茂貞等議與  
全忠和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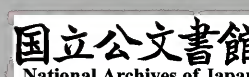
綱十一月韋貽範卒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  
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乃欲  
以此相汙耶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兖州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全忠聞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入援師範見之泣下沾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遂發兵討全忠後爲全忠所破

鑑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上喜卽收全誨斬之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已入長安

鑑以崔胤爲司空同平章事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寢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又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畱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

司馬光箋論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



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  
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儼利語言辯給善伺候  
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怖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  
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  
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  
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  
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  
衰宦官最名驕橫然未有能劫脅天子廢置在手使天  
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  
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宦者之禍始於明皇明皇晚節令高力士省決

章奏至進退將相亦與之議宦官自此職也

**盛於肅代**

肅宗收兵靈武以宦官李輔國參預軍謀

不能復制致不能保其父妻代宗踐祚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僕致將多疑疑吐蕃犯關德宗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乘輿播越其兵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

璿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志弘之變其後文武宣懿倍昭六帝皆為宦者所立自稱定策國老日天子為門生而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後恭等為魁傑極於

**昭宗**

昭為劉季述幽囚又為韓全誨劫遷

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

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

人披之事君

晉獻公子重耳遭驪姬之譖走保蒲獻公命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迫之斬

其衣袪後重耳立讓之披對曰君命無二也

**鄭眾之辭賞**

漢和時鄭眾首謀誅竇憲班賞每辭

多受

**呂疆之直諫**

漢靈帝呂疆諫封賞及選舉法

**曹日升之救患**

肅宗時賊

國南陽甚急日升請與十騎馬存亮之彌亂敬宗時張昭與卜者

蘇元明為變楊復光之討賊僖宗時帥入部眾敗朱温嚴遵美之避

存亮誅之權昭宗時歷軍容使嘆曰吾人以樛張承業之竭忠承業

信宗時宦者後唐莊宗將即位承業諫其中豈無賢才

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乃

不察臧否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

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

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

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綱**二月崔胤恃全忠之勢專權恣肆天子動靜皆稟之刑

其愛憎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胤外倚賊勢內脇

其君權重則怨多勢侷則釁生破國忘家在日中矣

胤貶韓偓為濮州司馬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

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

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

偓為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胤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

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為妄薦上不得已貶偓

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不忍

見篡弑之辱

胡寅曰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願欲而偓

進德錄卷之八 卷四  
終不拜甘心斥逐其去  
雖晚其志操可尚矣

綱秋八月楊行密遣兵擊宣潤州初田頔兵彊財富好攻  
取行密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頔陰有叛志李神福請早  
圖之行密曰頔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  
矣頔有良將康儒與頔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  
州刺史頔以儒爲貳於已殺之儒曰吾死公亡無日矣頔  
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行密使神福等討之頔  
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遣使謂神福曰公見機與  
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爲  
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頔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  
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以進士卒皆感勵初行密與頔同  
里相善約爲兄弟及頔首至視之泣下與諸子以子孫禮  
事其母

綱曰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  
延壽怨怒陰與田頔通謀行密乃詐爲目疾遣人召而  
斬之方延壽赴召其妻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  
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  
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  
軀爲讎人所辱赴火而死

綱冬十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表其弟匡明

為雷後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

綱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振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之備六月胤備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全忠益疑乃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鄭元規陳班等皆誅之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延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矣

歸有光曰  
鄭胤敢冷

綱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散雀何不飛去生處樂訂義紇干山即紇真山在大同府城東北其山多夏積雪故諺云然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畱止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綱三月上遣間使以絹詔告急于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卷四十一  
三五  
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綱夏四月，上至洛陽，自是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

綱更封錢鏐爲吳王。

綱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綱秋八月，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祝卽位。時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思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蔣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弒帝於椒殿，逆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卽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范祖禹箋曰：廣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矣。

綱冬十二月，楊行密遣馬賓歸長沙，賓性沈勇，事行密屢有功，行密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馬殷之弟，大驚曰：吾嘗



惟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遣歸寶固辭行密固遣之至長沙殷議入貢寶曰楊王地廣兵疆不若與之結好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昭宣帝

陵

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弒昭宗矯詔立祝為帝在位三年壽一十七謚曰哀帝葬溫

鑑乙丑天祐二年即帝祝元年

朱輔曰自古即位未有不改元者雖垂亡殆盡之國有革命遜位之勢而亂臣賊子未嘗不使嗣君改元以欺天下也惟呂后立常山王朱溫立昭宣帝不復改元蓋示天下之出於已嗣君之擁虛器也而朝士猶與全忠爭九錫禮制次第不亦愚乎

綱春二月朱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等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屍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綱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樞遠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譖遠損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文蔚涉為相涉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泣謂其子疑

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

綱河東押牙蓋寓卒寓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歛求賢俊

鑑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

綱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于朔日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

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授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綱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

箋曰初圖棄官居處鄉土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遂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綱九月梁王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趙匡凝奔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朱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

疑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耳行密厚過之師厚取江陵其弟匡明奔成都

綱冬十一月以梁王全忠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晉魏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全忠大怒玄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懣禮部尚書蘇循楷之父也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宜速行揖讓朝士無敢違者

綱十二月朱全忠弑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璨張廷範初琛與玄暉廷範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琛廷範與太后夜宴焚香爲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令殷等殺太后于積善堂斬璨於上東門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綱丙寅三年春正月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綱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

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爲然。乃遣周德威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綱丁卯四年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時楊渥代父行密爲節度使。居喪酣飲作樂。既得江西。驕侈益甚。顥溫泣諫不從。二人帥牙兵露刃直入庭中。執左右亂政者十餘人殺之。謂之兵諫。

綱三月。梁王全忠歸大梁。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往勞之。全忠請以臣禮見。北面拜舞於庭。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帝乃下詔禪位於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貽矩。蘇循張策趙光逢等奉玉冊傳國寶。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 右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

歷年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捲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遂降李密。繫建德擒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突厥之渠繫頸關延。北海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



后斷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源有自來矣  
 中宗久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睿宗鑒  
 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斷再清  
 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幾於貞觀之風及天寶以降  
 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並進以遊娛為良  
 謀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  
 哥舒翰為方虎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遯於藩籬  
 而不知一旦兵起邊隅腥膻汗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湟  
 乘輿播蕩生民塗炭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  
 間干戈爛熳而不息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  
 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羣帥翦除兇醜使大河南北  
 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  
 明不足以燭理鼎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因  
 懷恩以困回紇之眾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  
 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后不得庇其  
 母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  
 弼不敢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  
 明可知矣而又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  
 州郡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唐之  
 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為也德宗實積世之弊

